

全是小事情

吴非

我拆一块普洱茶饼,发现里面弯弯曲曲夹着一根白色的塑料纸绳,多年喝普洱茶,这是第一次发现异物。虽然不会从此拒绝普洱茶,但很难消除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拆开一大包速食面,9块面饼中,独有一块面饼是深色的,和其他面饼一道煮熟,颜色仍然有异;包装袋一模一样,配料相同,可是面饼规格不一样。用第二大包同品牌速食面,另有“特色”:料包不规范,有的缺一种,有的多两包。这类事,好像不值一提,反正不是每天吃,偶尔吃了也没事——至少现在没事。之所以规格不一,也许是缺乏“标准”意识,也许机械包装识别能力不足,总之,这些“大概也许差不多”,我们习惯了,或者对产品不信任,或者不抱希望,不当回事。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是励志演讲的话题,有那种可能,但未可一概而论。有些事,本无所谓成败,一些细节也无关宏旨。只是,生活中,类似茶饼中夹杂一根纸绳,或是面饼规格不一的现象,远不止是产品不够精细,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得过且过的“品质”。如今,人们很在意“面子”,要把一切显眼之处做到他人力不能及,以之为“高大上”,细节往往粗糙不堪,这是不求品质。以现今经济实力,“做大事”并不算难,难就难在如何精致细致。比如,奢华的写字楼内,到处能看到污渍,嗅到烟味儿,人们像在山寨里一样高声吆喝,对他讲“品质”、“格调”,太难了。细节源自修养,修养也体现在细节上。给女士让座,不难做到,但咳嗽掩口,轻声交谈,不妨碍他人,不容易装。

我目光短浅,往往只能看着细节,而且也只能记住一些细节,并为之作为评价参考。在某单位会议室,走廊传来刺耳的高跟鞋声,一会儿,听到推门,“咚”的一声;几分钟后,又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传来,走廊很长,这位女子走路的声音,吵得整个走廊不得安宁。她为什么要穿高跟鞋?她不知道这声音妨碍了他人?主任进来递名片,经理也递了名片,名片上印头衔三五个,字也大,可是联系方式很小,没带放大镜,看不清。名片上头衔多了,这个人本身就不重要了。

参观结束,主任希望我谈谈感想。我说,如果我是投资人,不太敢选择你们家,你们单位不可靠。作为上市公司,这层楼走廊两侧20间工作室,没有一间是整洁的,乱七八糟,烟缸、咖啡杯、茶壶放在设计图纸上,信函扔在地上;从接待室到洗手间,六七十米的走廊,地板翘了多处,女洗手间门坏了,倒在一边,男洗手间气味很大;还有,那个工程师穿高跟鞋进进出出,太吵;会议室墙上挂满各级官员视察的照片,令人生厌……

十年前去某省“对口支援”,作为被援的一方,对方主管单位在每个环节上都不守时,连送别的晚餐竟然也迟到40分钟。有个副厅长致辞后说:“欢迎留下宝贵意见。”我说:“希望今后能准时,如果这一条能做到,好多困难也就不存在了。”有个处长私下说:“还是你们敢讲,我们这里根本不是穷,就是人懒。”细节未必决定成败,但“细节”一旦成为人的习惯或一地的习俗,也就决定了命运。

有人云,要关注大问题,何必在意小事情。没办法,我只能生活在小事中,而这些小事添我烦恼,小事情未必不体现大问题。譬如这几十年的各种“小事”,终于逼出一个人人皆知的“八项规定”,可原先这些不过是常识啊。

很多小事,不说,习以为常,也就没有人说了。路过重要单位,大门一侧常有一牌,上书“卫兵神圣不容侵犯”,百思不得其解:普天之下,人皆有尊严,哪一个是可以“侵犯”的?常识常理,有必要多此一举吗?这句话有何由来,牌子由哪个部门设计,总得说出个道理来,不要让人家误解。好多年了,我并不在意那大门的威仪,却总是要思考那块牌子上的那句话。

女人不能回忆往事,很容易暴露年龄,但女人往往又特别喜欢沉浸在记忆里,过去的越来越美好,未来的也就多了一份憧憬。

十一年前,当我走进莲浦花苑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这样交织着美好和憧憬。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去拜访一个陌生又熟悉的人,在我的少女时代,她被誉为中国的波姬小丝,虽然对于如今闪亮的众星来说,她只是惊鸿一瞥,但留给人们的背影却是中国影坛少有的青春性感,就像她成名的那部电影——《青春冲动》。

我一边回忆着少年时电影院手绘海报上那个青春的侧面,一边思忖着石兰的会是怎样一种香艳的情状。多层房子的顶楼,拾级而上,看见的是一扇普通的防盗门,门一打开,一室的阳光。

那时的石兰,是普通IT男的妻子,是两岁孩子的母亲,性感青春偶像的光环,似乎褪尽。居家的她,穿灰色的运动衣裤,标志性的波浪简单地在脑后扎了起来,也不穿鞋,光脚穿一双棉袜子,为了配合这种慵懒的习性,家里满满地铺着浅灰色调的地毯。

《少年收容所》是一部简单的电影,情节简单,人物关系也不复杂,三言两语,你就可以了解故事大概。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是一部复杂的电影,因为它直抵人物意识深处,混沌、模糊、矛盾、纠缠,记忆时断时续,痛苦若隐若现,那里是一片无法言说的领地。

这部电影根据导演德斯汀·克里顿亲身经历改编,大学毕业,他应聘在一家收容所工作,他说:“我怀揣着可以帮助别人的远大志向投身到这份工作中去,却很快意识到这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得多。”其间,德斯汀·克里顿一定看到过不少问题少年,在他们心中,没有太阳,没有雨露,只有黑暗的记忆,就像电影中的马库斯、贾登。马库斯暴躁、内向,有暴力倾向,他用“说唱”形式唱出了他早年的不幸;贾登孤傲、冷漠,在她用画画形式讲述“章鱼和鲨鱼”的童话隐喻她遭父亲性侵的事实后,令我们对她产生同情。

可以肯定,大凡《少年收容所》这类电影,一定有一些问题少年需要收养、教育;也一定有一些辅导员、看护者给问题少年指导、帮助;这中间一定发生了许许多多故事,比如问题少年惹祸、反抗,闹出种种事端,而辅导员、看护者纾解、疏通,给予温暖、温情和爱,最终,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德斯汀·克里顿脱离不了这个路数。不是吗?马库斯、贾登打人、自杀、逃跑,屡屡肇事;辅导员格蕾丝、梅森、纳特,打不还手,苦口婆心,做游戏、送生日蛋糕,悉心照料……假如《少年收容所》沿着这路数走下去,一直

少年收容所

刘伟鹏

走到大团圆的结局,也会是一部好作品,谁不会为这样的故事动容呢?但是,实在令人惊讶的是,导演德斯汀·克里顿到最后部分,把电影引向了辅导员格蕾丝自身,格蕾丝内心也有一个秘密,也有一个心结,在和问题少年的交集中,我们发现格蕾丝自己也有一个新身份,

这个新身份和问题少年渐渐重合在一起……假如格蕾丝是一个问题少年的拯救者,我们当然要投去崇敬之情,偏偏到后来,她和所有问题少年一样,也曾是一个问题少年而且至今还在接受心理治疗,她自己也成了一个问题少年的拯救者,也需要重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转折!

扮演格蕾丝的是布丽·拉尔森,虽然演过一些角色,但还是一位新人,在各种电影评奖中,她凭借格蕾丝获最佳新人奖、最佳女演员奖或提名。在电影前半部分,她还是问题少年端庄的大姐、贴心的指导者、严格的看护者,虽然我们隐隐约约感到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比如,有时也会爆粗口;有一个人狱的爸爸;脚上有自残的刀痕;在和医生谈起有过



山阴路上一家小小的点心店,因为小笼包而远近闻名,原来我是想画大陆新村,无意将万寿斋点心店收入近景,后被朋友指认。鲁迅故居在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村),与点心店隔街相望。鲁迅去大光明看一

山阴路大陆新村

黄石文\图

场美国大片,去内山书店和日本老板聊聊,就在弄堂口叫一辆三轮车。

现在的山阴路越来越平民化了,所有的人匆匆忙忙为生活奔走,山阴路的书香味也日渐稀薄。

小令一首 调寄《喜春来》

吴家龙

三清甲午祥和载,天下归心骋目怀,星毯映彻散花开。齐喝彩,宜唱喜春来。

就像江西的橙子,并没有什么很成气候的品牌推广,却让人对赣南脐橙四个字产生莫大的好感一样,和石兰的第一次见面也让我对这位性感美女产生了全方位的好感,而她,一定是从小在众人的爱慕和呵护下长大的,所以也如寓言中的那只小鹿一样,相信天下人不会负她。

我说需要把孩子带到楼下去拍照,她立刻答应,并且在我和孩子下楼去取景的时候放心地坐在楼上和朋友聊天。我说希望多了解一点她的生活状态,她就打开每一间房门细细向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敞开门窗的每一处细节。

我要拍一张她和孩子的合影,她连镜子也不去照一下,就那么自自然然搂过儿子任我随意取景。事后,刊登出的文章,没有要看稿,照片,也随便我使用,一点也不纠结。其时的她,其实是有点不顺的,婚

后丈夫的经济状况并不好,靠她的片酬度日,而她的片约,与热门的当红女星又不可同日而语。而她,守着自己的小日子,却完全看不出什么仓皇。十几年过去,当年九天闪婚的女子走出了婚姻的迷城,当年那个懵懂的幼子也长成了少年,依旧迷人性感的身材,却在泛滥的电视剧里一再被演绎成风骚的角色,岁月不住脚地向前走,凡语纷纷,可是每每想起她,我却会清晰地记得她家餐厅的一隅,放着整齐风雅的茶席,空下来会喝一杯茶的女子,总会在纷乱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遇上爱的人,就为他付出,生儿育女抛头露面,都不以为意,时过境迁,就顺着自己心意继续前进,并不见后悔。

乱世中勇敢的红拂在长袍下也该是这样一副艳丽果敢的驱壳吧。

性感的背后

吕玫

身为上海昆剧团团长的谷好好,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

俗话说:“疾风知劲草。”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就有这样一棵虽然不起眼,但能经风雨、见世面的“劲草”——他就是被本报先后聘为特约通讯员和荣誉通讯员的周劲草。

在上世纪90年代,周劲草是一个本报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发稿量和见报率,在通讯员中都是佼佼者。本报每年召开通讯员表彰大会,周劲草不仅榜上有名,而且不止一次作为代表在会上现身说法,畅谈如何履行通讯员义务,努力当好“四大员”(信息员、报道员、评报员、发行员)的体会,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他的报道之所以会量多质高,一是源于他作为街道的宣传科科长,尽心尽职,业绩突出,是一名党的优秀基层工作者;二是源于他作为原卢湾区“读书乐”之友联谊会的倡导者之一,嗜书如命,能学会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读书积极分子。一位新闻界老前辈用这样两句话赞许他:“做人人与文修炼得好,读书与写作结合得好!”

2002年,54岁的周劲草,积极响应上海市政府推进“机构改革、精减人员”的号召,主动报名要求提前退休。从一线到二线,从台前到幕后,这是自身角色的重大转换。心态平和的周劲草,谢绝了多家单位的聘用,抱定退休以后“宣传精神文明,弘扬社会新风,倡导科学思想,丰富文化生活”的宗旨,坚持“自己可以做的、能够做的、喜欢做的事”。

首先,周劲草凭借自己多年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热情和经验,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策划和组织了不少结合形势、富有创意、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仅近几年,影响较大的就有“老同学喜相聚联谊会”、“金秋乐文朋友茶叙会”、“各界友人辞旧迎新联谊会”、“重温老照片回忆成长史恳谈会”、“金马飞驰奔小康,同心喜追中国梦”迎新联谊会等。应邀参加这些活动的,都是劲草的旧朋新友,由于每次活动他都全身心投入,准备充分,参与者都乐在其中,获益匪浅。

再者,从小就酷爱读书、喜欢写作的周劲草,一直向往早日过上读书为乐、写作为伴的生活,退休终于使他如愿以偿。近12年来,劲草在个人著书立说上孜孜以求、日益精进,可以说硕果累累。自2003年在退休后的第二年,他首次公开出版《海上

纪事》处女作后,又相继编撰出版了《五彩长廊》、《枣树飘香》、《春华秋实》、《闲人拾影》等著作。最近,一本洋洋30余万字的《坐家文集——晓舟历年作品选》,将由上海今日出版社推出。退休以来,他几乎每两年要出一本书,这不用说对一位业余作者,就连专业作家也未必能做到,由此不难想象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周劲草所以能过上如此充实、快乐而有意义的金色岁月,与贤妻和爱女的鼎力相助是密切相关的。在他的文朋书友中,无不称道他有一位勤劳贤惠、端庄大方、善解人意的好妻子,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揽下了买汰烧的全部家务,而且从不显山露水,为人十分低调。至于说到他年轻漂亮的女儿,正如一些朋友所夸耀的:“对劲草来说这不仅是一件小棉袄,而且还是他的小秘书。”因为至今还未学会电脑打字,他平时写稿,包括他出版的六本书,打字任务全由女儿承担。

纵观周劲草十二年来的金色岁月,可以用“三个实现”来揭示他新的人生轨迹:一是实现了从在职到退休的华丽转身,二是实现了从养身到养生的良性循环,三是实现了从亲情到友情的完美结合。”

身为上海昆剧团团长的谷好好,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

十日谈

女性风采

疾风知劲草

丁法章

